

谋国者

林东林 著

中国历史上，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

天下之大，能谋天下者有几？

上海三联书店

谋国者

林东林 著

中国历史上，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
天下之大，能谋天下者有几？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谋国者 / 林东林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9

ISBN 978-7-5426-4293-6

I. ①谋… II. ①林… III. ①历史人物—政治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5294 号

谋国者

著 者 / 林东林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周冬辉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19

ISBN 978-7-5426-4293-6/I · 737

定 价: 32.80 元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自序

另一种英雄

1

中国人爱说英雄。在中国人眼里，有三种英雄，第一种英雄是民，比如荆轲和梁山好汉；另一种英雄是臣，比如岳飞、文天祥和戚继光；还有一种英雄是君，比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和唐宗宋祖。

我不否认，这些人确实是英雄，但同时我还想说的是，在这三种英雄中，第一种英雄是个人英雄，第二种英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里的“一将”，而第三种英雄，则是凭借无数“万骨”和“一将”搭建起来的江山偶像，这三种英雄，应该说是我们所认知的普遍意义上的英雄。

而在这三种英雄外，还有一类英雄被遗忘了。他们虽不会率千军万马东征西伐，也不会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但他们以时空为沙场、以谋国为干戈，这种英雄不是马背上英姿勃发的吕布，也不是易水河边慷慨悲歌的荆轲，更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一将”。它不是个人英雄，而是一种远远超越个人意义，既是当世英雄，也是历史英雄。

我在书中写了六个人，是六个变法家，也是六位英雄，横跨秦、汉、宋、明、清，他们热血洒江山，虽然出发点不同，结局也不同，有的功成身死，有的身败名裂，有的毁誉参半，但他们都是英雄。

这种魄力是远远超越农业伦理的，是儒家社会所欠缺的，直追大唐，遥望春秋。儒家虽然也有治国平天下，但更多地被义和礼绑架了，很少用到实践中去，所以做不出那样的事功。这种大魄力和大英勇，在今天这个时代的的人身上也是欠缺的：一方面是社会已经进化到不需要英雄的地步，制度和自我运转分担了英雄的功能；另一方面是工商消费时代的社会，人心、人性被奢靡和官能淹没了，比起农业时代那种躬耕南阳却心游天下的辽阔豪迈，已经无法望其项背。

对于他们，我并不投之以成王败寇的眼光，也不是要为历史翻案，无论他们的功业如何、品行如何，我最在意的并非那些，而是他们身上那种血性和魄力，那种格局和深度，那种坚忍和权衡，都远远超出了其同时代人，不愧是“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的旷世人杰。

荆轲刺秦，岳飞报国，唐宗弑兄，在中国历史上英雄能成为英雄，走的都是血路。这六位英雄走的也是一条血路，是历史的另一条血路，是热血之路，是气血之路，更是心血之路，他们以时空为沙场，以谋国为干戈，以一人之力谋万众福祉。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金戈铁马的大道，最缺的，其实正是这样崎岖泥泞的一条羊肠小路。

今天这个时代，温软如良辰，醉人似春宵，已经没有重大的历史关口或者转折让人热血澎湃了。年长者耿耿于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年少者寄心于工作、挣钱、旅行、婚恋、病痛、享受、消费；更年轻的一代则对前朝是非已不闻不问，更别提遥远如天外来客的古人了。

然而，人类的一切前进，追寻其动力源头，莫过于热血求变。

如今久处红尘之下，我们的耐心和耐力、热血和热泪、能力和魄力早已锈蚀，不再能供养起谁问剑江湖、弄刀四海。我们活在自己的画地为牢中坐井说天阔，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麻木于物质感官，我们丢掉了尘世英勇的源头，人心人性终于在滚滚狼烟中倒地不起。

而远眺六位变法英雄，也许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热血源头。商鞅出卫国，王莽出荆州，王安石出临川，张居正出江陵，李鸿章出合肥，康有为出南海，身上都带着故乡旧宅的风气、人气和地气，正所谓燕赵慷慨悲歌，关中剽悍勇猛，齐鲁耿直刚烈，荆楚磊落放达，江淮权衡谋略，潇湘倔强霸蛮。那一方水土，是驮他们疾驰于历史河山里快马的夜草，夜草肥马，所以他们在中国大地上才能龙腾虎跃。那是他们寄命于尘世的胎记，也是他们一生中英勇奋进的底气和精气所在。

我想，也许是正因为那种民间龙盘虎踞的沉稳和市井繁华里的活泼喜乐精神，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才能翻腾出那些闪着银光的浪花吧！

2

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专门写张居正的一章“世间已无张居正”：随着张居正死去，万历全盘清算推翻

了他的政策，张居正之后再没有一人能够挽救明朝，无论能力、气魄还是手腕都无法和张相比，世间已无英雄，世间再无英雄，大明注定走向覆亡。黄仁宇先生的悲情慨叹，字字如泣血。我在写这本时，也有刻骨般的共鸣。

牧羊的苏武在千里草原上，望着“落霞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项羽经过一场垓下之战，看着乌江流水，听着四面楚歌。他们都会怀念人世的温暖和绵延吧。打江山容易，治江山难，皇上治不了江山，统兵百万的将领也治不了，只有宰相治得了。革命家、政治家难做，宰相更难做，而变法的宰相更难做，他们不但要比革命家更革命，比政治家更政治，还要比宰相更宰相，以一己之力运转起帝国。

西方是制度治国，他们也打来打去，但是在刀光剑影中，政治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变法的力量，也建立、累积了下去。中国历史上，却打来打去什么都没保留下来，战不是为了和，而是为了战，和也是为了以后再战，我们不缺流血的历史，缺的是流汗的历史，所以制度的力量、变法的力量没有积累下来，所以人治远大于制治。要说我们有治国之道，宰相和文官制度还算得上，但还是太取决于明君和贤相。

也许，什么时候我们能流汗多而流血少，什么时候我们顶礼膜拜的是变法英雄，什么时候我们胜后不火光冲天、败后不雪耻再来，不再烧阿房宫、俘虏天子，也许就能跳出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死结了。

西方有一个城市，由于城中有大量珍贵建筑和艺术作品，在敌军兵临城下时，市长对敌方提出，只要对方不毁坏这些建筑和艺术品，他和各路兵马就完全不做抵抗，拱手将城市让给

敌人。这种举动，在有着浓厚“气节洁癖”的中国人看来几乎不可想象，与汉奸、卖国贼无异，但在几千年历史中我们最缺的，就是敌我双方这种“开门揖盗”的精神，以此来保存旧制度，延续一种历史和文化，实现文明的积累。

罗曼·罗兰说，人世间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透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然后去爱它。《华严经》里也说，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牛马。世人都想当英雄，但岂知英雄不在天外，而生于尘泥。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血脉里最应该流淌的，其实正是这种英雄主义。

我不是一个学者，很难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切入，考察比较他们变法的成败得失。对历史人事，我只是一个抱着私人兴味的过客、看客和归客，我有着自己的兴趣、经验、性情和识见，在这本书中我就从文学、美学和思想等抒情的角度出发，同时拓展挖掘当时辽阔深远的背景，呈现与六位变法英雄同时代的人物细节，回望他们的爱与恨、生与死、成与败，这样去回味，也许会更贴近他们真切的人生。

在古代，你去深山老林中和小溪大河边，能常看到伐木丁丁的砍柴人和孤舟蓑笠的打渔者，他们虽然是江山的看客，却往往能一眼窥破天机。我写人事风景，也想有一点这样孤舟蓑笠、渔樵闲话的味道！

2012年11月

目 录

自序 另一种英雄001

1. 霸业和人心003

——商鞅功与过

2. 君子怎能治江山049

——袁王莽

3. 一个人的帝国091

——孤独王安石

4. 谋国不谋身139

——张居正之死

5. 河的归宿是海189

——李鸿章海殇

6. 最后一捧热血237

——康有为的投机

后记287

第一篇

策马扬鞭重上路，沿途皆是好风景，山林也美，百姓也美，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阿娘唤儿归。而此时的商鞅，胯下马蹄迟迟，前路生死未卜，他会怀念人间吗？

所有的罪恶都始于清白。

——海明威

霸业和人心

——商鞅功与过

中国人爱霸业、好功名，无论是顶峰人物还是底层老百姓，都是如此。

所以，每个人——每个男人几乎都会青筋暴突地朗诵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但我们所偏爱的并不是文学，而是“三十功名”和“八千里路”，战功霸业才是关键所在，这之后的尘与土、云和月，

都是一种文学陪衬，更适合老了在庭院里闲与儿孙说。

所以秦始皇打天下，六国毕、四海一，很符合我们泱泱大国子民们对王图霸业的想象。几乎人人心底，对秦朝，对秦始皇，都有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恨不能穿越之感。这种心绪可以理解，毕竟穷弱积贫了几千年，尤其是近世以来一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嘴。

不敢还手、也不能还手的境地，是很容易借助历史来发作的，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随时跳出来的阿 Q。但是这些人，果真生活在商鞅或李斯的年代，休战时为国耕田种地，战时为国当炮灰硝烟，正所谓有的人还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就永远地死了。

这样的日子谁能受得了？谁又愿意受？即使身为崛起大国的骄傲一员，又有何用？

中国历史的长河水深浪阔，急如三峡，商鞅犹如沉下石人治水的李冰父子，他的功劳不掩过错，辉光不遮瑕疵，在怀念他英雄热血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手段的恶和劣。

对商鞅变法，每一个中国人都很熟，课本里学过，老人们讲过，电视里听过，史书中看过，我们已被相关包围，但是对那场变法我们了解多少？历史实用之论，无非都是后人意淫，今天回首千百年前的作为，你会发现，历史也许会倒退，改革可能会越改越差。

因此，历史天空里的云彩还是得适时拨一拨，不是守得云开就能见月明的！

所有罪恶都始于清白

稍有识见的中国人，都爱读历史，读历史就不乏月旦古今，知人论世。

东汉末年，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许劭知名于世，尤爱评论人物。曹操起事前，有一天慕名到许劭家里去拜访，请他为自己做一番评论：“吾何如人？”许劭起先因看不起他，不愿意为之评价，后来在曹操威胁下，终于下了一句断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听了这话“大悦而去”，想必是这评价正合他心意——不问道德，只问能力。

史书中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又写他“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典型一副游侠儿吊儿郎当的样子，但这番游荡，却不妨碍他日后成大事。

事实上，奸雄之奸与能臣之能是相通的。乱世之奸雄，往往也都是治世之能臣。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的名声比曹操好一点，但也是好好坏坏，坏坏好好。西汉名臣桑弘羊说他“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司马迁则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最后“受恶名于秦”是罪有应得。然而商鞅死后，他的那一套法家理论，却在中国大地上被后世用之不衰。

这个“治世之能臣”，在历史上始终是被红脸白用，多少帝王将相学他的手腕权谋。

但是我觉得，就为人臣子来说，商鞅对秦孝公，还是非常尽忠职守的。

《战国策》里说，秦孝公在病重的时候，“欲传商君，辞不受”，说明商鞅还是忠君的，变法也好，改革也好，只为帝王家，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商鞅就只为秦孝公生死。

有人说秦孝公这是在试探商鞅，怕他对太子有二心。我觉得以秦孝公的作为和胆识，他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与商鞅是在霸业上有共通之处和绝对追求的人，所以他传位给商鞅，倒未必不是出于真心。在强秦的接力赛中，霸业之霸已经胜过了秦国之秦。

我相信在秦孝公眼里，商鞅于他，已经超越了君臣的界限，亲如手足，敬若知己。

这就像刘备三顾茅庐起用诸葛亮，倘若刘备怀疑诸葛亮，诸葛亮纵有天大的才能，也难以施展。当刘备问及诸葛亮有多大智谋时，诸葛亮说“主公有多大胆略，亮就有多大谋略”，刘备当机便把自己的佩剑交给诸葛亮。此等行为，又岂是小肚鸡肠之人做得出？

那秦孝公，也是个想有作为的人，他一生习染父亲功业伟绩，即位第一年，就做了两件大事，武事上出兵“东围陕城”，平定獠戎，斩了獠王；文事上以招贤令取才于天下。

后世又说商鞅有造反之心，这我更不信。商鞅相秦多年，虽然确实功高震主，不过对商鞅来说，他尚无造反的资本，更没有造反的动机。商鞅是以成帝王业自居的人，为帝王之师和成帝王，毕竟是两码事。卫国这样的文礼之邦、温柔之乡，走不出帝王，却走得帝王师，所以能出来商鞅这样的侍奉霸业之士。在他心里，是要辅佐出春秋五霸那样的霸王来。

热衷于为帝王师，在中国士子心头是氤氲成结、挥之不去

的大愿。即使一生颠沛流离，只做了几天参军，杜甫都没能见上几次龙颜，也口口声声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晚清大儒、世称湘绮先生的王闿运，一生空抱帝王师美梦，却仕途黄粱。他曾劝当时拥兵自重的曾国藩，在大清风雨飘摇之际取而代之，不想曾置之不理。他晚年自撰一联：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要知道，对意欲为帝王师的人来说，那种伯乐发现千里马，并培养成千里马的成就感，远远大于他自己成为一匹千里马，这就有点孟子“得天下英雄而教之”的快乐。

此外，商鞅是卫国人，为国君姬妾所生，就像燕赵古来多慷慨悲歌之士，卫地自古多君子。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在卫国就长达十年，这里有很多和他性味相投之人。吴王之弟季札也曾周游列国，以远见卓识闻名，他也说“卫多君子，其国无患”。

所以，在众多曾经声名赫赫的诸侯国纷纷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卫国却奇迹般地躲过无数次灾难，存续到了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到秦二世时才灭亡，成为存留时间最长的诸侯国之一，立国前后共计八百三十八年，传三十五君。这不能说与其君子之道无关。

道家经常说，无为而无不为。其实，这也是法家要义：君主应有大德，顺随无为，自己无为，而别人替他无所不为，“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而商鞅要做的，就是那个替君主无不为的人。